

名家翰墨

初夏

——
傅菲

灰八哥来到了村郊，五六只一群，在油菜地吃蚯蚓、虫子，也啄油菜籽。灰八哥噙溜溜地叫着，一会儿钻进油菜堆，一会儿围着打油菜籽的人蹦跳。打油菜籽的人，是一对夫妻，男人举着连枷扑打油菜，女人筛油菜壳。连枷呼啦呼啦作响，夫妻默契地沉默着。灰八哥扇着小蒲扇一样的翅膀，在油菜地求偶。

油菜在收割，晒了两日便可收菜籽了。田野色彩有些驳杂，已翻耕了的稻田水汪汪，尚未收割的油菜地青灰色，田埂上的紫云英在结乌黑黑的籽，香樟树在机耕道两边，兀自吐露新叶。白鹭从山冈飞往饶北河边，落在溪滩，叼食斗水而上的马口鱼、宽鳍鱮、白鲮。饶北河处于丰水期，水淹没了埠头和柳滩，水螺吸在鹅卵石上，密密麻麻。妇人背一个腰篮，下河摸水螺，搓一下鹅卵石，捞起一把水螺。北尾红鹳栖在横在水面的柳枝上，噓噓啁啾啾地叫着。

柳树被水淹了一半，树冠浮在河面，被水冲出了柳浪。灰背乌鸫站在枝头呀呀叫，像是在驾驶独木舟。

这是鸣禽求偶、筑巢、孵卵、育雏的最佳季节。太阳高悬，但并不热烈，适合枇杷灌浆。土枇杷树在屋后或路边，摊开了树冠，挂着一串串的枇杷。枇杷半黄半青，蒙着一层灰皮。鹁鸪的巢就在三角形的树丫上，像个扁平的暖袋。它忽而飞到农家厨房偷饭粒吃，忽而飞到晒在矮墙的圆匾上偷豌豆吃。枇杷还没完全黄熟，浆肉有些酸，还没有鸟儿来吃。鸟儿有灵敏的嗅觉，可以嗅出浆果中的糖分含量。但鹁鸪吃枇杷树上虫子。螟虫和蜘蛛，把枇杷树当成了美食天堂。棕扇尾莺和鹁鸪、伯劳、棕鸟，便盘踞在树上，争夺虫吃。它们在树上欢叫，不知疲倦地鸣啼。似乎美好的生活，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简单。

余佳在朋友圈说：生命里无疑还有许多夏天，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，会如今夏。这是一个特别的初夏，我无所事事。我每日早晨去村郊走一遍，每日下午去山沟走一遍。每次走，我都怀有一颗好奇心。我很认真地观察我路过的每一棵树、我走过的田间小路。我知道，这些不被注意的地方，常常隐

藏着生命蓬勃的迹象。

每日的午间，我会在埠头坐半个时辰。今年2月，在埠头的空地，我新栽了5棵樟树、5棵枫香树。樟树冒出了新芽，芽从树皮上破嘴而出，嫩叶幼红。枫香树只有2棵发了新叶，娇嫩羞涩。这些芽叶，我是看不厌的。看着看着，树被我看进了心里。以后，它们会在我心里扎根。一棵栽种了5年的野山柿树，第一年开出了花。花粉白色，一个叶节开一朵，胡蜂吸在花蕊里，粘食花粉。胡蜂黑黑的，嗡嗡叫，声音很低。一棵去年栽种的梨树，被风压倒了，我砍下一根桂竹插在地上，把梨树以藤条扎实在桂竹上。这棵梨树，假如不出现意外，会长得又高又直，挺拔于野。一棵梨树因为一根失去生命的桂竹，而改变生长方向。

埠头连接一座河堤。河堤是石河堤，已修建了五十余年，枫杨树从石缝长出来，冠盖如卷席。河堤有了一片阔大的长条形的枫树林。这里是长卷尾、乌鸫和绶带鸟出没的地方。长卷尾好斗，在树林和电线之间飞来飞去，相互打斗，扑扇着翅膀，斗得一地乱毛。枫杨树滋生一种虫，会吐蜘蛛丝一样的丝，丝从树叶往下垂落，挂着虫。虫像松毛虫，黏在人的皮肤上，会结红痂，发痒。于是河堤无人行走，芒草、野蔷薇、覆盆子便占满了空地。

午间也是一天最炎热的时候，来到埠头乘凉的人比较多。我们坐在石板或腐木上，聊时辰，聊趣闻，聊旧事。河水在身旁哗哗流淌。我们听不懂河水在说什么，但河水一直在说。我们在说春夏秋冬，我们在说时代更替，河水装作听不见我们的说话，仍旧哗哗流淌。似乎我们说的话，都是多余的。

埠头的上游或下游，弥眼所见，是河水，以及河岸上的柳树、枫杨树。我很喜欢看河水从河湾转过来，划过弧形，河水白亮亮，反射着阳光。白鹭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，站在浅水处，时而觅食，时而对着倒影发呆。只有在飞的时候，白鹭嘎嘎叫，破空而过河面。

饶北河北出灵山，南向而去。河穿过洲村，便不见了踪影。不规则圆形的盆地，像一个土瓮，沉底在环山之下。这是一个我行走过千百次的旷野，我一个古老的、穿着纱袍的人，衣裤沾满朝露，脸颊贴着四季的风，寻访埋藏的和生长的事物。埋藏的，与我过去有关；生长的，与我未来有关。我是一个携带大地密语的人。我的每一个细胞，都暗藏着这片土地的密码。

在初夏，我见识到了怒放乡野：白色的柚子花，红色的胡秃子果，喳喳叫的红嘴山鹊，河面的游蛇……我内心涌动。人，没有理由悲观地活着。

的埋在流沙里，有的露在滩岸边。信手捡起一块，呵呵！都够欣赏大半天。

这里有野生的海蟹，味道鲜美无污染。真想捉几只尝鲜，然而，转瞬之间，它们早已溜得老远。这里有众多屿石屹立，好似挡水的大坝，又好似裸浴的壮汉。风来挡风，力歇浪翻，任凭风吹浪打，从不哭泣埋怨，恰似雄兵百万，镇守南疆作奉献。谁说老了不中用？看看这些大小屿石，哪一块不和宇宙同年？

在这里，烈日凌空不必怕，气温虽高照好玩。撑把遮阳伞，铺张塑料垫，坐着很开心，躺着更舒坦。有兴来点小浪漫，咳！堪比初恋更缠绵。

在这里，可享海风的清凉，可听大海的呐喊。拍岸激起的浪花，好似无数龙女舞翩翩。此景勾动人心弦，再精明的人，也会看傻了眼。

在这里，可观赏大海无风三尺浪，有风浪翻天。后浪推前浪，势态最震撼。

在这里，可以悠闲赶海，脱掉鞋袜，甩掉衣衫，浪花里奔来跑去，笑逐颜开捉海鲜。兴致来了，陆鸭也能赛海燕，快乐似神仙。这里还可以倚石放钩，垂钓赋闲。坐在遮阳伞下，一边喝点小酒，一边品味海鲜，鱼儿鱼儿快上钩，哈哈！斩获垂钩的欢心。

不要再夸别处风景美丽，这里荒野难看。祖国的万里海疆，每一寸都是宝贝蛋。有朝一日这里开发，精心打扮，说不定后来居上，风景这边独好。

那天早上，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，

母亲拿着装着鸡食的盘子走向鸡舍。像往常一样，早晨没有焦躁，只是平静。这是乡村生活里非常普通的一天，我还在床上。我记得父亲和我说过，今天要去地里除草，不过高考之后，他允许我晚点起床。从成绩出来到今天，父亲没有过问过我的录取情况，他似乎觉得和我相处的时间很难得，于是变得柔情很多。

我起床刷牙洗脸后，母亲把地瓜粥和一颗鸡蛋放在餐桌上。母亲对我说，掰开鸡蛋，要倒酱油的话自己拿。我没有倒酱油吃鸡蛋，我快速扒拉完粥，然后走向门槛上的父亲。

我说，爸，去地里？
父亲说，等会。
我说，天还好。
他说，看晌午喽。

父亲抽完手中最后一口烟，然后拍拍屁股站起来。他让我给他拿上麦秸帽子，然后从门后选了一把称手的锄头，就像将军选择一件称手的兵器。我不需要带锄头，我的工作是把父亲锄下来的草堆放在一起。

太阳从远处田野的山林里整个跳出来，大地一片刺眼的亮白。七月的夏味在阳光下毫不客气地蔓延了整片土地。

除草的时候，有青蛙从草丛里逃出来，有蛇从从一个土洞躲到另一个土洞。当然，还有青色的大蚯蚓，被父亲的锄头不小心切为两段。红褐色的蚯蚓血液溅到土块上，一股浓烈的腥味扑鼻而来。

草一丛一丛倒下，像那些被风吹开的云朵，也像父亲从下巴刮下来的胡须。我抱着倒下来的草，闻着草香味，感受劳作的艰辛，也体味生活的踏实。

母亲出现在田埂的时候，已经离中午饭很近了。她走得飞快，后来就干脆小跑了。她的身后，十几米的距离，跟着一个送件人，他穿着邮政局的

凡人生活味

感动的脚印

——
徐永清

工作制服。

母亲大喊我的名字，然后对我爸说，儿子考上大学了，通知书来了。

父亲放下手中的锄头，看向母亲，望向送件人。他露出久违的笑。我想起去年晒谷子的时候，父亲望着一大片晒谷场的稻谷这么笑过。我留意到，他笑的时候，鼻尖上滑下两滴晶莹的汗珠。

父亲冲着送件人说，辛苦你了，大老远的。

送件人在田埂上停好自行车，从车座后面的大帆布袋子里找出我的通知书。

送件人把通知书递给我，然后笑着说，恭喜恭喜。我们邮政局要求，必须把大学通知书亲自送到录取学生的

手中。然后他又转头对我父亲母亲说，你家儿子出息了。不用在田里种地了。

父亲对母亲说，回去杀鸡煎鸡蛋，留这位大哥吃个饭。

父母好客，送件人朴实。中午，我看到这两个50多岁的中年人说着镇上村里的碎事，谈起昨日生活的种种，有了不少感喟和笑声。他们年代相

同，家境相似，话语体系一样。关于庄稼，关于家人，关于村史，关于生活的畅想。

我在旁边听着，感觉自己翻阅了上代人的生活史。而后，我清楚地意识到，我读书在外，就是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的游客了。

收到大学通知书的消息不胫而走。停在家门口邮政局送件人的自行车太醒目。陈伯拿着一脸盆鸡蛋来到我家。鸡蛋上附着四方红纸和一条杉树枝。父母突然感觉到接下来要接待祝贺者的艰巨，于是泡茶，加糕点，递香烟。早晨安静平常的农家小院，生机盎然起来。我像从篱笆上开出一朵红花，此时格外招摇和鲜艳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读书定义，一个家有一个家的读书使命。我敬佩父母的培养理念，宁可再艰难，不可不读书。

若干年后我从事教师行业，然后在2021年的高考语文高考题中读到陆游写给儿子们的诗句（《示儿子》）：禄食无功我自知，汝曹何以报明时？为农为士亦奚异，事国事亲惟不欺。道在六经宁有尽，躬耕百亩可无饥。最亲切处今相付，熟读周公七月诗。

我想起父亲送我上大学的路上，曾给我介绍过先祖的一些事：曾祖父名为“自明”，祖父叫“益生”。对照陆游的《示儿子》，我领悟了父亲对我上大学的期望，即是曾祖父名字里的“自知者明”，同时，也是祖父名字中的“益众生”。

给我送通知书的送件人，此后我未曾见过。我特别感念“亲自送到考生手中”的负责态度。也因此，我知道，我们通往大学的路上，有太多感动的脚印与我们的梦想重合。

在去往田埂的路上，夏季的风不再羞涩。父亲的笑，母亲的呼喊，送件人的鼓励，在我18岁的日子里荡漾开去。



《竹》(木板水印) 王霄 作

凡人风物写意

寻找糟粕醋

——
谭谭

二姐极爱吃糟粕醋，这好像是她近年来的一个新喜好。

前不久，大家回到三亚的家中聚餐，她提议说可以做一次糟粕醋火锅。我欣然应和，因为我之前听说过、见到过，却从未尝过。对于新奇之物，我总是乐于尝试，特别是美食。

来到市场，看到有人在卖文昌糟粕醋，二姐便付了十五元买了一瓶。回到家中，我们将这瓶如珍宝般的糟粕醋沿着锅壁倒入锅中，望着它填满锅的一半，再观察它如明镜碎裂，释放出跳跃的“音符”。牛肉丸、海白、基围虾、蟹柳……那些我们钟爱的食物和糟粕醋在锅中缠绵融合，互相渗透，成就彼此。那一锅香味扑鼻的糟粕醋火锅，让在场的人都特别满意。自那时起，我便对糟粕醋生发出了喜爱之情。

这周六，二姐一家来海口找我，说是要一起去探寻糟粕醋的发源地——铺前，顺便看看那边的海。我兴奋不已。

知道文昌市有“铺前”这个小镇，是因为跟同事的一次对话。那日大家团坐在食堂，叙说着家长里短。同事说：“我周末去铺前吃了糟粕醋，可好吃了。”

开着车穿过海文大桥，兜兜转转才来到铺前。不过，我并没有直接去品味糟粕醋，而是在骑楼老街小逛了一会儿。观察着这历经百年风雨飘摇后的南洋建筑，时光宛若停止，在历史的痕迹之中好似藏匿着铺前人的喜怒哀乐。

条接一条整整齐齐地挂起来晾晒，那些小一点的鱼，就分散着铺在竹板上，静静配合阳光的洗浴，默默接受着时间慷慨的馈赠。偶有游客前来问价，我就抱着一个红椰站在旁边，小小地“窃听”一会儿，“这个带鱼二十五元一斤”“我三四月的时候来买过一次”“这种是要二十三元一斤的”……听那游客的口音，像是京津冀那边的人，我想，这一场对话，算得上是一次商业和文化上的“南北交流”了吧。

驻足片刻，沿着骑楼老街回到出发地，我们一行人在一个名叫林花糟粕醋的店吃了碗海鲜糟粕醋，汤的鲜、醋的酸、小米椒的辣、海菜的脆、海螺的韧、粉丝的滑……所有的味道和触感在嘴里交汇、迸开，那是味蕾的一次饕餮盛宴，至今我仍在回味。

带着两瓶在那里买的糟粕醋回到海口，放进冰箱，我忽而觉得我把铺前的可爱、烟火气和文化因子，统统都包裹进了我的欣喜里。

返程路上，我不停地思考，我以海南人的身份存在于世间二十余年，竟一次也未涉足文昌。今日走进它，抑或说是走进它的一角——铺前镇，我忽而觉得自己海南人身份的靈魂被填满了一部分。我会再次走进它，与海风窃窃私语，与椰林脉脉相望，继续填补我灵魂中空缺的那一块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我先要和同事们汇报一下：“这周末我去了文昌铺前，那里的糟粕醋可好吃了，那里的百年骑楼和别致海岸，也很值得一看。”

诗路花语

鸟鸣考

■ 刘建

偌大的校园里，树影婆娑，鸟声漫溢。那些温热的身影，纯粹的叫声是和这个人世之间唯一的牵连。来自和人类息息相关的命运，就像花朵在枝头绽放并传播花香，安抚我们不平静的心。

我理解那些鸟鸣的秘密：
亘古至今遵从古老的传说和自然的法则，世界被鸟鸣一次又一次地深情叙述，变得宁静而具有某种深意。生活中有些情节被有意或无意地省略，用飞翔带走风暴、雷霆，以及无限的深渊，只说出生活可资传颂的意义。在鸟鸣的阴影里，有倏忽即逝的时光和昙花一现的明亮。这小小的美让我沦陷。如果鸟鸣需要赞美，就让鸟鸣赞美鸟鸣，或者让树叶上的露珠、地平线上升起的第一缕晨曦，赞美鸟鸣，顺便赞美我所生活且热爱的人世。

——孩子新鲜，老人安详，恋人走在明媚的阳光下

风吹过来，柳条依依，荷叶田田
幸福轻轻地掠过我的心头
夜空中次第开放的星辰
仿佛鸟儿不愿止息的低吟

夏韵

■ 熊柯

想起城市的灯光，想起乡间的萤火虫
浮生爱闲，和一群孩子寻趣
轻摇团扇，在岁月里煮茶
我记得古人留下的痕迹，落入诗中
诉说关于佳期的衷肠，曾经吟咏
现在回味，天性使然

与沉默的河流约定
未曾直面答我，以蝶舞莺歌回馈
我知道自然不善言辞，挖掘意象
大多藏了快乐，等待勇敢的心寻觅

拥有最幸福的时光，在记忆里踱步
夏风佐酒，一片心被月光洗涤
我的魂魄躲进朦胧中，在绿意里陶醉
心越来越简，景越来越远

梧桐花开

■ 曾洁

清晨，微风拂面。梧桐花簇拥着，摇响一串串风铃

醉来蝴蝶，翩翩起舞。习习凉风，婆娑树影在红尘深处，与时光相拥
叶子。摇曳多姿，荫蔽阳光
缝隙中，穿透远方故乡的思念
温馨。粉红的惦记，在季节边缘跳舞
漫漫夏季。捻一缕馨香，捎一丝清凉
深深浅浅的岁月中
一份温暖盈满心田，一份爱在灯火阑珊处
薄雾里，梧桐树的枝头
怒放一朵朵黄色的小花，让生命激情
相见小花，与她完成一次对视
眼眸里的热望，让青春荡漾
我知道，每天看日出
是拥有一天中最富有色泽的光线
第一缕曙光照耀着
梧桐树叶和花儿明亮，我心潮也明亮

